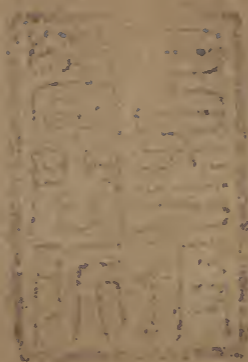


說
鈴

後集
四



見聞錄
蜩蒼瑣語

庫文閣内			
三七〇函	二四冊	三一七〇號	漢書類

漢書門類			
二四冊	一〇架	三一七〇號	漢書門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70
冊數	24 (13)
函號	371 51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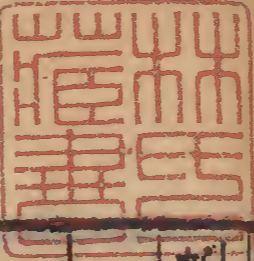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蚓卷頌語

淺草文庫

古橋李王道 枕甫著



余八齡入里塾嘗記一日亭午館師沈明臺與館主人成生相語間忽主人之僕入報曰即鼓樓銅鐘無故自鳴即守偶從外歸疑鼓手戲擊即于毬場責治俄聞樓上覆為數級乃知鐘怪

余弱冠時見里中館街起虹一項環至十間樓下約長百餘步宛如大石梁東西跨駕近視如烟霧遠則虹也陵谷後辛卯夏偶閱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錄載敏家有先晉公雜錄記周世宗親征淮駐蹕城下中夜白虹自泚水起下貫城中及劉仁贍以城歸慶州于下蔡其城遂蕪廢又江南李璟登

說今明卷頌語

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蕪殆盡二
條因追想我郡兵燹虹貫之處虛舍悉燬但昔時白虹下貫
不久即應余里所見乃昔綠間色且垂十餘年之久焉小異
耳

崇禎年市上有胡廣人持白鼠數百未售毛色如雪眼赤如火
閃爍有光識者曰此碩鼠也見則天下將亂

崇禎甲申二月廿四日秀水周瑞水瓦中忽作響如蟬鳴或如
人卧鼻息聲擣置門外里人聚聽聲愈高有微人陳姓者以
扇擊之瓦內大鳴數聲三日而止按搜神記載漢獻帝建安
中東郡民家無故甕器自發旬旬數若有人擊皆主亡國

崇禎甲申三月十四日晨起徧城內外民家門上忽有紅白圈

或人或點或無雖極幽僻處無不皆然初不知其何兆後罹
兵火凡有圈之家必遭屠戮又點者火焚其居無者人房俱
免此必有神主之非偶然也

余弱冠時一日同友人湯啟雲出遊三塔寺遇一丐者年約三
十餘貌甚豐偉身着敝布單衫手携竹籃市中乞食一器行
至仁文書院前持石至河濱鼓水入水以破布撚塞鼻孔自
沉波底一飯頃意甚舒適徐起登岸身氣若蒸如浴沸湯中
畧無寒意已而出籃中飯飽餐而卧余怪欲叩之造游人同
觀者多擬于詰朝至則丐已遁去莫可蹤跡矣又順治年間
有史二者亦效前丐後死之日地方好事者奉之若仙至有
鄉紳捨地安葬持香送殯者殆數百人似是實非故并記之

予至松江上海縣六園地方見魚骨卧水濱大可合抱長約二丈餘布徑作梁間之土人云此海鮑肋骨也漁家有取其脊骨削平代杙者亦有鑿空作桶成木者一骨若此其巨可知矣

崇禎癸未秋一夕忽聞城上秋唧如羣哭散平明方止識者曰此城愁也必有屠戮之禍後果驗

明萬曆末年有督學使者喬公按臨我郡試士公慮嚴毅不少假借公瞽一目諸生嘲之為獨木橋蓋况其難履也詩謔云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惡後考生吟哦搖首僉紙封其儒巾于几或坐柱傍即封于柱封紙若斷巡役攫其中去繳卷時禿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下一

等一點生初冠尖巾潛棄網巾改作未冠繳卷而出竟無識者後一生窘甚在位朗吟云稟上宗師大人一箇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痒嬉嬉不敢擅動乞差皂隸驅逐開去侍生員好做文字諸生聞之烘堂大笑封紙畫脫不能禁治止點是生至今老衙役尚能言之者

秀水鄉民張姓者號新發張邑之豪族也子孫貧落祖遺大房舊與郡宦戚姓諱萬年拆却時棟下獲銀錢四枚上鑄富成萬年字蓋張氏之祖建嘉時特賜之錢鎮壓柱礎欲其富成久遠之吉語耳詎知已符成官之名矣數之前定若此

鄉紳吳昌時官吏部大書甲第受其地購學生基地以築垣會生往爭之昌特漫云垣在爾是即為垣矣何必爭竟不謀還

後吳罹法棄市房亦年道曰孫家蒙受替而是垣今采歸寺
氏

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重錢每大約重一錢六分七十
文值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
自崇禎六七年後其價漸輕至七國時京錢百文值銀五分
皮錢百文值銀四分甚至崇禎通寶民間絕不行使 本朝
順治四五年間崇禎錢百文止值銀一分每錢重一釐值銀
二分五厘崇禎未錢背有馬形者頗重易使江南卒七千馬

烟葉出自關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烟
一觔崇禎癸未下禁烟之令民間私種者問徒法輕利重民
不奉詔尋令犯者斬然不久四邊軍病寒無治遂停是禁予

兒時尚不識烟為何物崇禎七不我地徧處栽種雖二尺童子
莫不食烟風俗頓改

網中之製創自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道士以繭絲結小網
問以何為對曰用以約髮其式畧似魚網網口以帛作邊名
邊子邊子兩幅稍後綴二小圈用金玉或銅錫為之邊子兩
頭各繫小繩交貫于二圈之內頂束于首邊與眉齊網顛統
加一繩名曰網帶收約頂髮取一網立而萬法齊之義前高
後低形似虎坐故總名虎坐網中太祖聞之喜立命道士官
結數十頂頒行天下俾官民各帶網中然後加冠至萬曆末
民間始以落髮為髻代絲善制府縣禁囚有司不特惡開天
啟中因苦倉卒開除網不及削去網帶止束下網名纒收網

便除頂也民或效之然婦紳端士不屑也于冠時猶目擯收網為囚中仍用網若十餘年未天下皆帶擯收網網帶之製遂絕又男子蓄髮未冠之先未頂網中先用造子自前至後繫束首髮名曰造子勒頭子兒時猶及見之後除矣

明朝南京孝陵內蓄鹿數千項懸銀牌人有盜宰者抵死崇禎末年余解糧到京往將陵上猶見銀牌鹿往來林木中始信唐世芙蓉園獲漢時宜春苑銅牌白鹿為不誣也

兵道聽事吏陳荆山暴戾嗜家奉一觀音木像出博勝則焚香禮拜或少失采則詛罵百般嘗負圓志甚舉木像投入廁中以溺桶蓋置家祠神廟內崇禎十七年四月廿七夜隣人失火延及山家山趨出已而復入端坐廁中焚死

北地之麥日中吐花江南麥花夜放崇禎末南麥花多日關邵堯夫聞洛陽鷓鴣啼以為地氣自南而北識其將亂今地氣自北而南天下亦亂

去西郭一十里分香鋪塘南有大香樟樹高可數尋里民張氏居其下崇禎十七年七月十六午刻忽樹顛現一丈紅龍紋旋轉不息一食頃望西北舟而去走避或觀里人胡少山為予言者后樹亦凋落

周延儒再入相驕恣放縱每入相輒與內客所歡四美女入內閣後為同僚陳荻所劾遂不復仕進至崇禎十七

明朝正后長子俱不獲令終懿文皇帝祖妣文后出亡未幾而下惟崇禎周后長子已為太子於崇禎之禍

明萬曆中天寧寺高僧妙法瓦菴名君厚有贈名曰程儀同
時鄉紳鍾姓者故有積生血某書也靈錄人稱之為丘
的篤與死者素不相識利其贈金佛羅羅帶即日殺在喪主
訝而問曰先人存日奉帶耳公在末血而死何壯裏自知開
者絕倒自後民家婚喪必征實不出錢子門建僕入促甚至
索添錙銖往返數次應恥婦地少者不如血死而傳其衣鉢
者皆故家子弟潦倒無聊之徒猶以斯文自居至今此風不
變民間遇見此輩輒稱之為丘的篤云崑山有喪主亦此類
郡廟道士沈求漢與予素善其容貌舉止男子也順治癸巳年
二十六歲被仇首是女子拘至縣庭令穩婆探其私具男女
兩體乃鞫得素所通姦道士數人俱實于法其師問配蓬萊

驛時人稱為雌道士今回父家不嫁仍為火居道士

郡南五環洞塘西里民鍾蓋妻年少姿美一日婦饑于田過一
少年男子以語調婦婦悅之血至家姪焉自是日來家人不
覩也或時婦向爐竈有火處則舉室談起家人救息若無焦
灼處或家內熟食器皿忽被擗去有時鄰家攝來人或道之
空中擲磚片片中人夫懼避婦母家崇亦隨去如是三四載
初婦秘不肯洩後少年勸婦投綬婦懼語其姑曰彼來時口
啣火炭一塊吐我握之自覺快甚不知火從室起噴我與夫
同卧索我自室姑曰我聞妖邪懼穢故侯其來以左手執之
推入溺桶中我同獲于門外故應他日少年復至婦依
計推入少年連獲十日獲後返城外伏擁入少年漸漸縮小

燒以蓋罩定久一息移空處歸出乃震其結構中一塊
燒焦朽木錫味也以斧砍破中有斷白髮大焚之崇遂絕
東瓜坊里人胡廷與同里一輩為友廷疾久不起王往視之過
胡于街着白布短衫在左右躬望視無問良久別去王歸
逢過廷父胡念使云兒展期氣絕事于復甦自言欲往見王
忘着外衣過王于街劇談片語已別去矣切憶其病中囑語
今果乃爾越三日竟死此崇積九年三月十五日事也又諸
生濮道水順治己亥八月十三日在廿九日魂遊城外僱船
往濮院在舟自言往南門內南宮後浜今往族侄濮襄甫家
到岸道水先入舟子待久不出往詢乃知迷其服式中履俱
入觀時所服者

任子明者郡南石佛寺里人也俗尚無為敬明亦與焉一日集
村翁家設供過一丐食道人與語甚洽傳以運氣之法曰子
但不拘晝夜昂却塵情靜坐瞑目吸氣一口自候至腹拍入
丹田轉入湧泉却從脊裏透出水泥丸徐徐呼吸不令驟出工
夫到日打過空關道即成矣建明喪偶之嗣止一草廬日夕
行持其中五六月後息長數刻年餘可息一香三載後添至
三香然不能有吸而不呼也一日忽昏下閉目運氣忽聞
天地崩裂發週身大熱見山河大地俱成五色神光恍惚如
醉日哺始定此即前道人所謂過關之候也自是而後氣從
週身旋轉不呼于外冬可浴水暑能擁火恒坐而睡屹然不
敬里少年疑其妄閉之棺中沉之波底竟日出之如故年九

十餘編列親友姓名而遊葬人其終子未大耀至時值矣
者屍停七日衆不腐三尸解云子明好遊佛寺出城必居
停子家與子喜然友人湯改雲嘗受其塔之順治六年預知
死期沐浴坐化此又後給也素夫器是二長僕故得其詳恐
久而民因書其事以傳焉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廿六日破城廿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
至南湖天尚未明見烽火青散漫水波彌千五百萬衆懼足
擊船板揮之不去豈兵死生魂預遊波上耶又廿三日城外
見城內天星散落如面

有一夫婦廿六日逃出東門登宣公橋妻出懷中簪珥授夫曰
事急矣我足小不能前必欲相攜而不可保我願投河爾可
急走揮泪投橋下死

乙酉歲予避兵于里仁鄉隣有戚姓房寓一泰典朱巡撫其僕
某臂上生一尾約長三寸扁濶三指尾顛生毛秀水墜古里
丘仁字次男亦生尾三事予目觀

昔友人嚴姓之婦有孕偶有丐率一猴來視之婦後產一猴今
予所管甲戶魏左字住曹王廟後庭畜一龜重十七觔其妻
每以食喂之呼之先至婦後有姓一白龜化書云龜龜相
類鶴鶴相唳皆能成孕蓋由情愛相接神炁交感故耳今猴
龜與婦亦豈情愛相接神炁交感耶

順治九年三月同里張如九妻羅氏早亡生二女一男適有衣
錦紋篋如九續娶呂氏取羅故衣服之印懸架上忽碎裂如

劉呂疑于女毀壞為言不人忍而羅氏心中作歌曰汝著我
衣故割彼何與兒女事及人婦平日凌我而肉痛楚不甘故
投五聖宮來報言再如九惶惶來未聞忽聞救鬼謂羅曰我
等被汝拉來莫事誤無不知他去羅慰答再四向呂索匙鑰
不與即聞擊鼓廚笥自開衣箱盡出分作三股置兒女卧榻
呂與羅索贈羅云有些小物在汝枕下往見果有金耳環一
雙白銀八分在焉自是隣家男女無一不至內外姻戚聞其
事往與叙平生與生人無異如是將半載一日以子女托乳
媪并訓兒女後事且曰今當與如九同去不復留矣九月十
三日如九死鬼亦絕響如九與子家僅隔半里如九之父九
霄羅氏之伯友梅與子至交成親迷鬼語歷歷

杭城藩司前百獅池順治年間一日衙役忽見池中一蟹其大
如箕擊之不去以鐵鈎鈎之潛入水底鈎着米囊盛物甚重
啟之乃一夫解死屍聞之司主張公縉彥訪獲近司民婦吳
氏與姦夫方二謀磔親夫邵皮匠也婦擬凌遲押赴市曹處
決時有一少年見婦靚麗可愛嘆息云可惜可惜恨不以身
代之婦聞之熟視少年良久決訖至次年歲朝少年乘輿過
決婦所忽見一婦濯入輿中隨聞少年被婦所憑云兒臨刑
時蒙即見憐心不忘竟之久今幸相會請同去抵家氣絕好
事者至撰歌曲演戲劇始信傳奇中閻婆惜活捉張文遠教
桂英活捉王僉判事未必寓言宋儒程明道曾曰鬼神如聞
嘆息之聲不曾聞道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何形狀漢武帝

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在其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假使實所見聞或是心病或是目病亦未足信果如程子之說則前婦人非形狀乎止少年獨見或是想出今與夫共觀豈心病日病耶予里張如九之妻魂語經年焉云臺之家鬼語旬日此亦非言語耶程子目不曾親遂謂無鬼若在今日親見前事彼必遽跌前論矣

順治丁亥四月廿三日郡鎮將李公勦盜回兵丁擄一母豕隨產一豚四日八足不久即斃

我郡每歲必有江南鳳陽丐者余嘗問一老丐云洪武中命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戶以實鳳陽迨歸者有禁是以托丐潛回省墓探親習以成風至今不變

新安程孝廉名光禋字奕先奉呂祖甚虔忽有黑氣入衾中似覺婦女之陰一接而精大泄符藥不愈一日遇一道人教其佩麝香可愈初佩不多未驗後佩兩餘其祟遂絕予友盛鶴江親聞奕先自述如此

繆生俊明行六石佛里繆孝廉子也年甫十九聰敏韶秀已聘郡城王一菴之女尚未合卺一日往外遙見桑林中一絕色少女向地若有所覓者生往問女云夫金挖耳簪生代為覓得之草中女笑謂生曰與即有緣願即以是簪贈遂攜生手行未數步見大第一區入門見女僕數輩迎入即于其家合鏡焉女自述云姓奎名月英許配隣豪之子村陋誓死不嫁與即雖不成伉儷有妹水英尚未適人可遣媒求娶兒可藉

此與卽永奉歡笑自此生每夜一在塾師疑白其父遣僕潛尾生後見入一坎林中與女偶坐僕前不見女惟生獨卧新壙上負歸詰之生不能隱隨訪坎隣云此前卽郭家有女未嫁而沒新壙卽所厝也生妻父聞之懼贅生于家數日後女買舟詣生泣云兒委身于卽誓同衾穴何負心至此卽生亦泣王氏男女及隣人盡見王怒謀縛之女出金銀環釧數種遺生慟哭登舟別去生在外家既久一日歸道經前坎見此女呼生生亦力欲上岸舟子拉生篷底急掉而過抵家生已氣絕矣所贈金釧至今猶在此康熙八年春間事也塾師勸生者余外甥為述不妄

順治丁酉七八月之交民間傳有妖人叫再生魂白日呼人姓

名卽隨妖人去賣與邊地一特燕常之人貿易市物以筆代口事露處以極刑未幾哄傳妖魔來起自鎮江自北而南果有妖在晚間來必先有怪風作腥膻氣屋瓦皆鳴初如數斗瓮轉盼間變為黑鬼長與屋齊或如狸而嘴長盈尺或雙目如星或作禽獸犬馬之屬變幻不一入人卧內撲壓人身至有死者或被指爪割傷出血淋漓驚病數日人以刀劍砍之反傷家人惟懼鑼鼓衆哄殺每夜民間鳴金伐鼓達旦不息或擊銅器或擊木板作鼓驅之約七日又徙一方時有方士寓一醫生周姓家自言能以符水收妖實無他能惟圖騙小賄賂而已市井惡少哄誣是人卽剪紙放妖者擒送有司拷斃囹圄余檢郡誌及西園雜錄成化中辰八月嘉靖己丑七

月隆慶六年四月萬曆丁酉六月俱有是變至今故老尚能言之此非人為明甚余始亦不信是月十一晚日擊一妖變目如鏡迸出火光炯炯射人急誦天蓬咒忽墮而逝后十一月終擾至武林而息

順治己亥歲三月廿六日丁巳申時東方有星大如斗移至東南隆隆有聲而墮其光數丈白如疋練傍有小星散落無數移時而滅尋報征閩明達將軍陣亡是其應也

世俗祭祀必焚紙錢甲馬雲鶴稍有歲見者必謂無益頃年余至穹窿山目覩施煉師拊召溫帥下附童體臨去索馬連燒數紙不退師云獻馬已多帥云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取未化馬紙視之模板朽壞馬足斷而不連泚筆續之帥即退蓋天

地生物不出五行造化人身皆具一天地五藏各配一行意配脾胃屬土土為生物之根人無脾胃脉不能生天地無土則不成立金木水火皆不離于土故意想所注物即成馬無暇遠論世有最平易而甚驗者如民間蓄養母雞生卵無雄取卵向竈內咒之云與竈雞打雄即與抱伏日滿出雛羽毛必黑此非意向所成耶是知紙錢衣帛可作真資畫馬鶴龍可供騎御木俑狗壘可為奴婢水火祭煉可使飽食變質而上昇意想所化理固然也

康熙二年五月廿六湖州雙林鎮雨雪

康熙甲辰歲閏六月初二初三兩日湖州雨雪我郡飄飄數陣不止是後湖州有橫山賊擾害連年水荒流離死亡者半

康熙六年七月禮部題為遵 旨議奏事禮科抄出禮部等衙
門題前事奉

旨依議欽此隨經行文各該巡撫造報去後各該巡撫陸續報部
該臣等計算直隸各省巡撫造送冊內勅建大寺廟共六千
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
百五十八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
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姑
共八千六百一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
二處僧道尼姑共一十四萬一千九百九十三名奉

旨依議

康熙七年七月禮部題為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覆左都

王熙疏內開一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

康熙三年遵奉

上諭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
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內臣部
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女父有官者
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
行稽察枷一箇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疎
忽失于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
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為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受害
亦未可知相應免禁止可也一康熙元年以前考取鄉會試
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內因

上諭八股文章實于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
停止惟于為國為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欽此自甲辰
改制科歷丁未至康熙八年己酉禮部題定嗣後照元年以
前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試俱奉

旨依議

康熙八年四月廿九日淮安府沐陽縣西血塊大者如拳小者
如金錢

康熙八年十月中旬天氣大熱二十日巨雷震霆大雨夜忽雨
米雹大至數十斤打傷人畜至有死者

康熙九年正月廿八日亥時大雪有大星如瓮頭尾長有光自
東南墜西北隆隆有聲

康熙庚戌五月廿三大雨低田頗沒岸救漸出至六月初十大
風拔木三日不止十二日凌晨大雨如注已刻河水陡漲三
尺餘高低田禾盡沒傾圮民房墻垣不紀其數壓死居民米
價騰貴奸民倡亂搶米有司捕治始息蘇松杭嘉湖紹六七
府方五百里內同日被灾故老云前朝萬曆三十六年大水
數日而去今比昔年多漲尺餘經月不退明年灾民俱駕小
舟流集我郡三塔寺前沿門乞食船約三千餘撫軍范公委
官施粥全活無算

釋有南北二宗道亦有二宗自東華帝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
呂巖巖分為二宗一授遼陽進士劉操號海蟾子明悟弘道
真人操授宋張伯端號紫陽伯端授石泰號杏林泰授薛道

先號紫霄又名道淵嘗為晉先授陳州柘城白玉塔塔授彭
紹北南宗也一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子曰丘處機譚處端
劉處玄王處一和大通馬鈺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
宗也七祖之跡皆在東海勞山而丘處機為元祖所聘弟子
十八人居燕之長春宮化馬長春宮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
王嘉成陽人餘皆登州人

廣信鄭龍如所著文集十載明劉大將軍緹門客名鐵布衫者
有異術與人角戲其身挺立不動加以矢石拳棍畧無所傷
予友傳一法亦名鐵布衫又名金鐘罩試果如龍如所述同
時里人徐姓者亦受是術偕數人飲娼館潛與友約佯醉角
力友持斧砍徐畧無所傷娼驚駭成疾徐後恃術作逆剽劫

閭里為土兵所殺術竟不靈予亦傳是法符呪俱全自維老
矣且徐藉此造逆竟殞其軀前車可鑑若留煉習貽害子孫
取書焚之蓋鐵布衫者乃法名非人名也

余兒時郡庠明倫堂教郡主謀華直之計費不貲時有金姓者
金華人罪配西水驛自陳能袖筆不假人力費止三金如款
給之金以銀布紙筆硃砂錫器米肉每把貼硃砂符一道談
祭祀焚錫燭燭無煙吹其堂正後濛濛塔偏亦用前法筆
畫之偽居傍壁以冥字正而致家焚娶一妻不甚睦即以是
術與人筆房為甚老死其術亦不傳

崇禎甲申有某巫者名某者至我邸能李少翁追魂之術
又善寫照其法書七人坐黑桌結壇密室懸大鑑于案南設

胡床于案下床頭竟執符七七日晚盤中烟起亡魂
從案下冉冉而身容觀如生對魂寫照畢魂復冉冉而下
亡四十年外者不復見矣如所封主事高登榜惟法典刑
命後麒麟貴贈官職其來冠如所封主事高登榜惟法典刑
其子高承堃進榜進主事官而升知府沈震龍子婦屠
民以產死迨來臨身所獲吏部主事吳昌時婦陶氏迨至身
穿水紅衫而色如生

杭州術士陳尚元自言藝真人曾降其廬授以禮斗降乩之法
請仙不煩兩人扶乩自能執筆書判予嘗往問教事甚驗

今民間盛行所謂教門者說偈談經男女混雜歷朝厲禁而風
愈熾蓋緣其師扶一幻術傳教與徒有置水一盃令人照見

各樣衣冠有狐傳異香令人聞之皆願歸附又有坐香運氣
存想捻訣不教日間空中現一景象或見祥雲瑞霧天樂騰
空金殿瑤山仙童玉女種種奇異愚人信為得道死心歸向
明時有盧某者妄撰偽經名曰五部六冊近世尊稱為盧祖
山東西則有焚香白蓮江南則有長生聖母無為極團圓米
等號約款十餘派各立門戶以相傳授但不知起自何時偶
讀宋葉石林先生遊菴錄乃知出自漢天師張真君道陵真
君始行教持乩文通者出米五斗故云五斗米道孫魯嗣行
即羽流家所傳齋醮祈禳符水秘籙法也魯為劉焉督義司
馬雒據巴蜀垂三十年嘗操征破之後有紅巾張角等亂遂
為持君所禁其徒之為者仍謂正派有不肖者志圖衣食慕

世尚佛且僧家折入費厚遠附麗釋氏事魔吃菜而誦金剛
經謂之金剛禪其說幻術大約道家緒餘其傳道之特必
與教盟家室懼以此假名報即夫妻同受秘不相洩余結親
友在彼教者雖不善言其所以然其畧道運氣坐功拜表齋
天俱道教科儀蓋如稟格之不要彼所謂聖母者即斗母也
糝團者虛靜天師所傳今龍虎山祭必以糝也究其立意亦
不過勸人茹齋戒殺化愚做惡不可謂之全偽第其中師長
匪人藉此作奸所以不齒于端人見懼于國法也

杭城鼓樓前星士方進字化之祿命奇中順治三年巡撫張存
仁與明兵夾江對壘部下兵丁張榮者叩進推算判榮以二
月初二應死于兵榮懼盜馬而逃為邏者所獲存仁鞠之榮

述方進推命之故進進至問曰汝推張榮今日應死汝推自
命若何進曰我命不死但責三十板枷三箇月耳存仁笑曰
我偏不打汝竟將榮斬訖方進枷號三箇月徧示合城云方
今正在將士用命之秋術士方進妄談禍福煽惑軍心以致
張榮盜馬欲逃除將張榮正法外方進枷號三箇月以儆將
來夫方進之術可與郭景純頡頏矣但祿命書中榮枯得失
理或有之豈責三十板枷三箇月亦載于中耶蓋必別有異
術假祿命以神其說耳

康熙丙午春臬司萊陽宋公琬字荔裳被論謝事駐節禾中郡
守王公鑽司李湯公學尹懿公子司李應公有門客來生者
亦與焉衆知生有異術酒半欲試生取席間二酒盃對合口

徵念况少頃開視美醞盈盃遍飲在座下及衙役共數十人而酒不竭湯公欲其再致果物魚酒生起易服揭其衣衽向空招况俄頃傾出圓服斗許橘四十八顆剖之真福產也旋取水一器以被覆之書一符投其中頃史獲魚一尾重三斤酒一大壺黃泥封口泥印姑蘇某坊造萬目共觀予友陳賡虞家與生寓近云生嘗赴友席于筵間揖一少女靚麗異常明燭之下容輝女亦答飲酒起居與真無異第隔一座不近人不開言耳飲畢冉冉而沒術亦奇矣

崇禎十三年四月十八水傷稼六七月間米價石纔一兩六錢饑民如沸亡命成群迫官府判價一兩二錢米反不出奸民愈橫白晝鳴鑼徧搶積米之家兵巡道宋公總登新任嚴捕

亂魁數十人造木驪縛遊于市杖斃之亂遂息十四年大旱六月杪忽有飛蝗自北來颺如風雨苗禾樹葉蘆葦草根一下便盡棲集人家瓦房至秋子百倍渡水不懼米價騰踊石至四兩餓殍盈道十五十六經年亢旱樹皮草根剝掘殆盡有饑民于西域上割人肉以充食市人潛有以人肉裹麵包為市者或醃之偽為驪馬肉有數人於城下縛一生人殺而食之又有一婦人日誘街市放棄小兒假名收養引歸殺食時聞山東一帶民間公然肆屠賣人肉每觔價八分名曰米肉恬不為怪過江客商非數百成群必為饑民攫食體若肥胖非節食致旬炭其骨古則不易過余里有人為漕艘水手回過山東市逢土民帶魚出賣止索價銀三錢回舟持銀

稍遲至則此婦已首無髮歸幸而登之凡矣木手遂別頁一
婦而歸其婦云然所有一民家幼女嫁與隣人為童媳女體
肥翁姑欲殺而合文知逃歸述其故父視女曰有此肥兒焉
可與別人充儼耶乃自烹而食之自庚辰至壬午通國奇荒
良民皆為流寇後敵志奪自成輩紛紛起矣

江南馬士英題稱楊劉澤清揭前事內稱六月初六日據北來
難民嚴太沈紹祖潘章張敬山等報稱

大清兵五月初一日追賊至京出示云 大清國攝政王令旨諭
南朝官紳軍民人等知道曩者我國欲與爾明和好永享太
平屢致書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爾朝悔悟耳豈意堅執不
從今被流寇所滅事屬既往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

天下有德者居之軍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德者主之我今
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賊不滅誓不返轍所
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
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盡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幹功
名立業之秋如有失信將何服天下乎持諭

順治乙酉張公存仁屯師錢塘江上南北相持者經年不能渡
時有土人某鬻鹽為業忽見江沙暴漲水止及腰其人荷鹽
徒涉過江售賣有兵縛解帥府鞫知江漲可涉張公調兵千
餘頭纏白布偽扮明兵尾隨其人涉江至岸明兵驚潰我兵
盡渡而浙東郡邑望風瓦解昔宋社將屋元兵屯集江沙忽
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其人先涉大軍隨後無一不濟我

世祖開國聖主其事畧同且二事俱在錢塘豈非天乎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初九日大清兵抵嘉興時馬士英在杭命都督陳洪範與大清議和馮嘉興舟旗書奉使清朝兵巡道吳克孝扶木左右救道同知朱讓濱推官孫昌祖知縣其等棄職遁知府鍾鼎臣以城降居民爭粘順民字于門目勒王札營演武場先遣款騎進城揭安民榜士民有到營獻策者即承制給劄授銜隨征馮欽委補謂之南選任三日拔營進北門出南門騎兵由草蕩陸行步兵舟從漕河行軍秋毫不犯市肆安堵明潞王常堪同世子官民開門迎降隨委縣官署事秀水縣胡之臣先曾在天寧寺前賣膏藥人素輕我因藉軍需嚴威脅民民怨切骨更委投降降總兵陳梧至

郡鎮守時各官尚服明朝冠帶閏六月初五日下午令剃頭百姓聞至陳梧署梧云剃頭小事但剃後汝等妻子俱不保民遂沸狀時有外邑鄉紳詹象美與梧歆盟共事初七日聚軍民于大察院象美袖出偽詔開府道署示諭城內外二十四坊居民每家出兵一人民有遷避不出者衆兵抄搶其資書逃民于其房入官數日間聚衆三萬餘無將領隊伍亦無軍令約束鑿木揭竿或以寸鐵縛竹抄葛衣裸體足跣草履烏合喧噪竟同兒戲日給兵餉悉派本坊鄉紳巨族質庫是日象美擁委署知縣胡之臣至梧署亂兵攢刺磔屍毬場十二日晚東關外盤獲沙船一隻詢所鹽花謀為內應于是急閉四門搜斬黨羽市郭鄉村一時傳編搜殺甚多各坊居民不容

往來逾界者即親識立時擒殺鄉村之民亦各散盟團結群
不逞藉稱盤詰遇逃難男女經過或身帶銀貨一槩殺刦平
昔豪橫輩流毒閭里者盡為仇家報復殺人放火隨地皆然
旬日之間自相殘殺屍橫遍野矣十三日大兵次陟門梧遣
標營陸中軍哨領陸兵先鋒朱大定等卻木師又率民兵總
後救應迎戰于鎮西兩軍相接大兵殺百忽統出郡兵後前
後夾擊郡兵大敗斫殺赴水死者大半殘兵退保入城水軍
返棹鼠竄初象美與梧起兵時梧輕象美書生且權非獨握
陰有微隙流言層有異志至是象美見各縣調兵出戰不利
太湖弔王蜚兵又不至廿五日新安水師敗于麻雀墩繼而
民兵被坑于姚油車鐵于石灰橋知事漸危聚集家將懷寶

開北門欲遁隨被亂兵所殺郡兵怒大兵登真如浮屠窺
城中虛實縱火燒之貝勒在杭發披甲三千廿五晚抵嘉
興四鼓進薄西門外鋤頭壩作浮橋達城脚下火礮連發殺
如轟雷守城兵紛紛逃下廿六日天未明梧開東門口稱親
出掣兵率家丁同朱大定逃走平湖城門隨閉黎明傳大兵
踰城已入柳千戶開東門百姓喧擠出外踐踏倒死噉眇震
天接踵而行首尾數十里不絕大兵知陳梧東走分兵追趕
至朝陽廟不及而還時城中逃去者十三三未及出者十七
八有削髮為僧避于佛寺者有自縊獄詭稱罪囚者僅二百
餘人其餘盡行殺戮血滿溝渠屍積里巷烟燄漲天結成赤
雲障蔽日月數日不散郡守鍾鼎臣自縊嘉興平時群盜蜂

起白布纏頭號曰白頭兵臨平山則有陳萬良永昌寺則有
吳茂環太湖有沈洋相相甫吳江有吳日生周天舍等少者
千人多者數萬惟吳日生通款于明魯王封長興侯製旗鑄
印設官部署屯兵于舟札營灤山等湖分投鄉村白晝搶劫
名曰打糧所到之處燒擄一空被劫之民無以為生亦投為
盜眾至萬縣瀾數百里官兵屢勦不盡至庚寅辛卯間各處
劇盜輸金投降給劄授銜聽其歸里名曰安插錦衣頂帽群
盜隨從公然與府縣官抗禮陽為投順陰仍行劫因鄉野民
貴寄頓在城盜無以劫乃擇縉紳富人并其愛子擒匿盜穴
勒千金萬金取贖愆期不至有永年河泥糞窖烟薰眼等刑
數日一比往往取命不取贖彼稱當沒碎磔示眾出城親自
齏刺拜謁巨冢云稱貸餉稍不允諾夜必燒劫流毒幾十年
後漸次勦滅

屠簡討象美在京卽時有婢紅葉因內妬善死或曰以不謹
死瘞之郊忽甦呼救聞於外發視則活錦衣衛勒象美賄不
得奏聞尋冠帶聞往遂歸里

忠貞堂